

周振甫著作别集

中国修辞学史

周振甫 著

■ 周振甫著作别集

中国修辞学史

周振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修辞学史/周振甫著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11

(周振甫著作别集)

ISBN 7-5343-7075-2

I. 中...

II. 周...

III. 汉语—修辞学—语言学史

IV. H15-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1825 号

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中国修辞学史

作 者 周振甫

责任编辑 马兰峥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

厂 址 秦皇岛市昌黎军化学院内 电话 0335-2883226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45 插页 2

字 数 492 000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5000

定 价 49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-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-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编选说明

周振甫先生 1916 年六岁入私塾,开始识字,1917 年入初小读书,当时初小是四年,1922 年毕业。其间有一位在报馆工作的唐剑花先生,下午无事,就给周先生讲《西游记》、《古文观止》,还把教别人唐诗的讲稿给周先生看。当孩童在嬉游玩耍、大人已经熟睡时,周先生则躲在堆放杂物的阁楼里,偷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之类的小说和其他的古文读本。周先生从小成为一个书痴,大概是受了唐先生的影响。

周先生 1925 年入平湖稚川初中,作文是全班第一,深受老师和校长的赞赏。毕业后曾到上海、平湖的营造厂、钱庄学业三年。1931 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。无锡国专是一所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学府,学校有不少名师,在近代的文化教育史上颇有影响。周先生跟随当时著名的国学家钱基博先生(即钱钟书先生的父亲),学习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。钱基博先生讲课的方法,不同于当时的一般老师。他是从《文史通义》中出题目,让学生下课后自己去读书,按题目写笔记,培养学生认真读原著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讲课时,用的是一本《〈文史通义〉解题及其读法》的讲义,专讲他研究

《文史通义》的心得体会,而且在课前就印发给学生研究。此事隔了半个多世纪,当时上课的情景,周先生还记得非常清楚,印象十分深刻。周先生跟随钱基博先生学习的时间,虽不到两年,但获益匪浅,为周先生日后潜心诗文、整理典籍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钱基博先生对周先生也很器重,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

周先生晚年,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,《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》。这篇论文可以看做是周先生对无锡国专读书生活的回顾,也是补交给钱基博先生的一篇毕业论文。论文集中研究章学诚的“史家部次条别之法”的学说,将《文史通义》,包括《校讎通义》中的有关内容钩稽出来,作了一次系统的阐述,对我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的优良传统,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,从中也可窥见周先生一生潜心诗文、整理典籍所遵循的正确道路。

1932年周先生因生计而辍学,考入上海开明书店校对《辞通》,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编辑生涯,直到1989年以80岁高龄退休。所以周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普通的编辑,从不以专家学者自居。

在上海开明书店期间,周先生利用业余时间,撰写了《班固》、《东汉党锢》、《严复思想述评》等专著,《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》等论文,以及为数不少的诗文鉴赏、散文随笔和古体诗词。

1951年,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,在北京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,周先生入文学编辑室。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,周先生的主要论著包括:为臧克家先生的《毛主席诗词讲解》作注释,撰写《毛主席诗词浅释》、《鲁迅诗歌注》、《怎样阅读》、《习作评改》(与吕叔湘合著)、《通俗修辞讲话》等专著,并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古典诗词的阅读和赏析的文章。

周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负责编辑古典文学。当时,古典文学的书出得不多,工作时间没有编书任务时,周先生就想替出版社做点事。于是开始编撰《诗词例话》,到1961年,就把书

写成了。在60年代,那时专谈艺术的书还很少,所以《诗词例话》一出,竟成为一本享誉海内外的畅销书,累计印数达七十多万册。周先生是个老实人,他认为这本书是在工作时间写成的,尽管印数惊人,他却未取稿酬。

《诗词例话》的成功,说明广大读者迫切需要这样的书。周先生也没有辜负读者的鼓励和期望,先后又写出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。其中《文章例话》仅一次印刷就达20万册。“例话”系列是广大读者需要的产物,也是周先生几十年潜心诗文、长期积累、厚积薄发的产物。所以“例话”系列,不但深受读者的欢迎,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研究周先生著作的季进先生说:“我以为,周先生之所以获得巨大的声誉,其根本原因在于,他以一百多万字的著作,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文的评析系统。他以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等‘例话’系列为核心,兼以理论专著的评析(《〈文心雕龙〉注释》、《钱钟书〈谈艺录〉读本》)、具体作家的评析(《李商隐选集》、《鲁迅诗歌注》)、专题史的评析(《中国文章学史》、《中国修辞学史》)。”“‘例话’系列既涵括了后者的某些内容,又以后者为基础;后者既是‘例话’系列的补充,又是‘例话’系列的深化。仔细考察一下周先生‘例话’以外的著作,就会发现它们与‘例话’系列有着精神上的高度一致。它们总是那么深入浅出,驾轻就熟,引领读者进入神奇的诗文世界。”“他的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等系列著作,循循善诱,被推举为现代史上读诗论文方面最为理想的自学读本。”对周先生的“例话”系列,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深入的阐述,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(《从校对做起——自学成才的国学编辑名家周振甫》)

《周振甫著作别集》系列汇集了周先生的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、《中国修辞学史》、《中国文章学

史》、《陶渊明和他的诗赋》七种专著，其中《陶渊明和他的诗赋》写作时间较早，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期间。该书对陶渊明的评价很高：“渊明高洁的人格，真挚的感情，开拓了诗的境界，揭开了自然的秘密，这些通过他朴素的语言和多样的风格表现出来，具有极高的成就。正如萧统说的，他的诗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。从他在创作上的成就看，他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之一，为同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家。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出版社不愿意出版。这次编入别集，是首次出单行本。《中国文章学史》1994年出版后，周先生曾对书中的一些错字作了订正，但未再版，这次编入别集，用的就是周先生生前的修订本。《周振甫著作别集》选编仓促，有不妥之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前 言

实用性修辞学和文艺性修辞学

修辞学是语言学和文学交界处的学科,它与语言学、美学、心理学等有密切的关联,是研究语言运用效果的科学。修辞学一般分为实用性的修辞学与文艺性的修辞学。实用性的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要求简明、准确、平实,使人读了十分明确,适用于公文、科技文体、政论体和其他应用文体。文艺性的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要求形象、具体、鲜明、生动,塑造出艺术形象来感染读者,适用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等文学作品。实用性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,结合对象和说话时的情境,说话要达到的目的,选择最适宜的词汇、句子、语调、篇章结构来表达,更多地注意用词造句,以求收到预期的效果。文艺性的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,要求形象、具体,富有想像,富有情韵和含蓄,因而较多地运用比喻、夸张、摹状、比拟、婉曲、反复、对偶、排比等修辞手法,更多地运用修辞格。

在修辞的运用上,实用性的修辞,如讲山的高,说泰山主峰海拔1524米,是明白准确的。在文艺性修辞上,对山的高,可以表达作者的感受,如李白《蜀道难》说:“连峰去天不盈尺”,用的是想像夸张格。对这两者的不同,钱钟书先生在给我讲修辞的信中指出:“文法(兼指前者)求文从字顺,而修辞(指后者)则每反常规,破律乖度,重言稠叠而不以为烦,倒装逆插而不以为戾,所谓‘不通’之‘通’(参见《谈艺录》新本,532页),亦所谓‘文法程度’(《管锥编》,149~151页)。”按《谈艺录》补订本:

又按捷克形式主义论师谓“诗歌语言”必有突出处,不惜乖违习用“标准语言”之文法词律,刻意破常示异;故科以“标准语言”之惯规,“诗歌语言”每不通不顺。

《管锥编》称:

笔舌韵散之“语法程度”,各自不同,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。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句,《三百篇》每为之先。如李颀《送魏万之京》:“朝闻游子唱骊歌,昨夜微霜初渡河”(“昨夜微霜,[今]朝闻游子唱骊歌初渡河”),白居易《长安闲居》:“无人不怪长安住,何独朝朝暮暮闲”(“无人不怪何[以我]住长安[而]独[能]朝朝暮暮闲”),黄庭坚《竹下把酒》:“不知临水语,能得几回来”(“临水语:‘不知能得几回来’”);皆不止本句倒装,而竟跨句倒装。《诗·七月》已导夫先路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(“蟋蟀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入我床下”)。……叶氏(明叶秉敬《书肆说铃》)举例有《小雅·宾之初筵》:“三爵不识,矧敢多又”,“室人入又”,毛、郑皆释“又”为“复”,则歇后兼倒装,正勿须谓“又”通“侑”,俾二句得合乎“文字之本”耳。

这里说明实用性修辞和文艺性修辞的不同。按实用性修辞和文艺性修辞在修辞格的运用上,有时也有一致处。如在实用性修辞里,有时也可用比喻、对偶、排比,以达到语言表达的效果。这说明修辞格适用范围的广泛。

修辞学除分实用性修辞与文艺性修辞外,具体内容还包括什么呢?按照陈望道《修辞学发凡》,分为修辞格和风格两部分:修辞格分材料上的,有比喻、借代等;意境上的,有比拟、讽喻等;词语上的,有析字、藏词等;章句上的,有反复、对偶等。就风格说,《修辞学发凡》分为四组八体:①简约和繁丰;②刚健和柔婉;③平淡和绚烂;④谨严和疏放。

把修辞学的内容限于修辞格和风格够不够呢?不够。修辞学既是结合对象、情境、要求来达到语言表达的效果,就得从达意表情上来考虑,这就离不开篇章结构的修辞。篇章结构的修辞,要抓全篇所要表达的主旨,贯彻主旨的情理事义,按情理事义来分章节。即从《修辞学发凡》讲的修辞格看,分“词语上的”,自然可以从词语上去考虑,即在用词造句上去考虑。分“章句上的”,那就得从章句上去考虑,牵涉到分章节了。分“意境上的”,那就得从意境上去考虑,牵涉到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意境了。结合章句和意境,就离不开就意境和篇章来考虑修辞了。从意境上来考虑修辞,这就离不开练意,从词语上来考虑修辞,这就离不开练辞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熔裁》:“情理设位,文采行乎其中。刚柔以立本,变通以趋时。立本有体,意或偏长;趋时无方,辞或繁杂。蹊要所司,职在熔裁;辘轳情理,矫揉文采也。规范本体谓之熔,剪裁浮词谓之裁。裁则芜秽不生,熔则纲领昭畅,譬绳墨之审分,斧斤之斫削矣。”这里讲的熔即练意,裁即练辞。练意要使纲领昭畅,即对于所要表达的情理,根据情理所分的章节来作些考虑。练辞要使芜秽不生,对用词

造句作些考虑,这些词句是否都恰好地表达情理,这些情理又跟“刚柔以立本,变通以趋时”结合,即又跟风格结合。刚柔指阳刚、阴柔的不同风格,趋时指词语的合于时代需要。这样,本编所讲的修辞,除修辞格、风格外,还有《修辞学发凡》里不讲的按情理来分章节的练意的修辞了。如贾谊《过秦论》,以全篇主旨“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”,放在结尾。放在结尾,表示层层探讨得出来的结论,重在思理方面。而苏轼的《贾谊论》,以全篇主旨“非才之难,所以自用者实难”,放在开头。接下来说:“惜乎贾生王者之佐,而不能自用其才也!”表示感叹,重在抒情方面。结论放在结尾或开头,跟作者的侧重思理或抒情有关,即跟按照情理来安排篇章结构有关,属于修辞,与作文法无关。作文法要求内容按照开头、承接、转折、结尾的安排:从情理到篇章的修辞要求从题旨到篇章结构符合所要表达的情意。这里讲的修辞,包括练辞练意的熔裁在内,包括从情理到篇章结构的修辞在内。

语文修辞学与文艺性修辞学

语文修辞学指从语文角度来讲修辞学,文艺性修辞学指从文艺角度来讲修辞学,这两者有差异。就修辞格的比喻格看,语文修辞学,如《修辞学发凡》里讲譬喻格,分明喻、隐喻、借喻三种也就够了。但讲文艺性修辞学就不同了,如钱钟书先生《宋诗选注》讲苏轼的运用比喻,说:

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、新鲜和贴切,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“博喻”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,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

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。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“车轮战法”，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，本相毕现，降伏在诗人的笔下。……在中国诗歌里，《诗经》每每有这种写法，像《国风》的《柏舟》连用镜、石、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，《小雅》的《斯干》连说“如跂斯翼，如矢斯棘，如乌斯革，如翬斯飞”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；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，例如《送无本师》先有“蛟龙弄角牙”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，又有“蜂蝉碎锦纈”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，或像《岷峨山》里“科斗拳身薤倒披”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。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《百步洪》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：“有如兔走鹰隼落，骏马下注千丈坡，断弦离柱箭脱手，飞电过隙珠翻荷”，四句里七种形象，错综利落，衬得《诗经》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。……上古理论家早已着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，很注意比喻；在这一点上，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

钱先生从文艺性修辞学的角度，对博喻这个修辞格作了极生动有力的发挥，跟《修辞学发凡》里讲的比喻比起来，就显出有极大的差异。《发凡》里没有讲“博喻”，钱先生在注里指出宋代陈骙《文则》卷上丙的第六种“取喻之法”里讲到“博喻”，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。”郑玄注：“博依，广譬喻也。”即指博喻。钱先生还指出方回《桐江集》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、胡应麟《诗薮》、谭元春《谭友夏合集》、王夫之《夕堂永日绪论》里也都谈到，可是《发凡》里就没有谈到，这正说明语文修辞学跟文艺性修辞学还有不同。

钱先生讲比喻，还讲“喻之二柄”和“喻之多边”。《管锥编》37～39页：

同此事物，援为比喻，或以褒，或以贬，或示喜，或示悲，词气迥

异；修辞之学，亟宜拈示。斯多噶派哲人尝曰：“万物各有二柄”，人手当择所执。刺取其意，合采慎到、韩非“二柄”之称，聊明吾旨，命之“比喻之两柄”可也。水中映月之喻常见释书，示不可捉搦也。然而喻至道于水月，乃叹其玄妙，喻浮世于水月，则斥其虚妄，誉与毁区以别焉。……

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。盖事物一而已，然非止一性一能，遂不限于一功一效。取譬者用心或别，着眼因殊，指同而旨则异；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，守常处变。譬夫月，形圆而体明……镜喻于月，如庾信《咏镜》：“月生无有桂”，取明之相似，而亦可以兼取圆之相似。茶团、香饼喻于月，如王禹偁《龙凤茶》：“圆似三秋皓月轮”，或苏轼《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》：“特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”……月亦可喻目，洞瞩明察之意，如苏轼《吊李台卿》：“看书眼如月”……“月眼”、“月面”均为常言，而眼取月之明，面取月之圆，各傍月性之一边也。

钱先生在这里指出“修辞之学，亟宜拈示”，就是指文艺性的修辞学说的，所以《发凡》里对这两者无一语道及。

钱先生讲比喻，又有曲喻，《谈艺录》51页：

长吉赋物……而其比喻之法，尚有曲折。夫二物相似，故以此喻彼；然彼此相似，只在一端，非为全体。……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，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。……如《天上谣》云：“银浦流云学水声”，云可比水，皆流动故，此外无似处；而一入长吉笔下，则云如水流，亦如水之流而有声矣。《秦王饮酒》云：“羲和敲日玻璃声”，日比琉璃，皆光明故，而来长吉笔端，则日似玻璃光，亦必具玻璃声矣。同篇云：“劫灰飞尽古今平”，夫劫乃时间中事，平乃空间中事；然劫既有灰，则时间亦如空间之可扫平矣。

钱先生谈修辞，又提出“通感”。《七缀集》54～57页：

中国诗文有一种描写手法，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理解或认识。

宋祁《玉楼春》有句名句：“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……“闹”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，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。……在日常经验里，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，眼、耳、舌、鼻、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。颜色似乎会有温度，声音似乎会有形象，冷暖似乎会有重量，气味似乎会有体质。诸如此类，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。譬如我们说“光亮”，也说“响亮”，把形容光辉的“亮”字转移到声响上去……又譬如“热闹”和“冷静”那两个成语也表示“热”和“闹”、“冷”和“静”在感觉上有通同一气之处，结成配偶，因此范成大可以离间说：“已觉笙歌无暖热”（《石湖诗集》卷二九《亲邻招集，强往即归》）。……我们的《礼记·乐记》有一节美妙的文章，把听觉和视觉通连。“故歌者，上如抗，下如坠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”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对这节的主旨作了扼要的说明。“声音感动于人，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。”……《乐记》里“想”声音的“形状”那一节体贴入微，为后世诗文开辟了途径。

钱先生以上讲的是文艺性修辞学。又钱先生讲《老子》的“正言若反”，提到“翻案语”与“冤亲词”（见李耳节），都是《发凡》里所没有的。即就《发凡》里有的，钱先生从文艺角度讲，讲得跟《发凡》也有不同，如《宋诗选注》第4页讲郑文宝《柳枝词》：“亭亭画舸系春潭，直到行人酒半酣，不管烟波与风雨，载将离恨过江南。”注四：

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《古离别》：“晴烟漠漠柳毵毵，不那离情酒半酣。更把玉鞭云外指，断肠春色是江南。”但是第三、第四句那种写法，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得多了，后来许多作家都仿效它。周邦彦甚至把这首诗整篇改写为《尉迟杯》词：“无情画舸、都不管、烟波隔前浦，等行人醉拥重衾，载得离恨归去。”（《清真词》卷下）石孝友《玉楼春》词把船变为马：“春愁离恨重于山，不信马儿驼得动”（《全宋词》卷一百八十）；王实甫《西厢记》里把船变成车，第四本第一折：“试着那司天台打算半年愁，端的是太平车儿约有十余载”；第三折：“遍人间烦恼填胸臆，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！”陆娟《送人还新安》又把愁和恨变成“春色”：“万点落花舟一叶，载将春色到江南。”（钱谦益《列朝诗集传》闰四，陈田《明诗记事》乙签卷十三作吴镇诗）

钱先生在这里提出“仿效”，即《发凡》里讲的“仿拟格”，是《发凡》里也有的。但限于体例，《发凡》里只能说明什么是“仿拟格”，再加上例证而已。不可能像钱先生在这里从比较文学角度来作阐发，指出仿效有种种变化，指出仿效的“新鲜深细得多了”，即艺术上的成就。说明同样讲修辞，语文修辞里讲的，跟文艺性修辞里讲的还有不同。

本书讲的修辞学，以文艺性的修辞学为主，这里列举两者的不同，说明本书里所讲的修辞学有不同于《修辞学发凡》所讲的。如本书里讲到包世臣的讲修辞，引了《艺舟双楫》中的《文谱》，里面谈到“奇偶、疾徐、垫拽、繁复、顺逆、集散”，有的《修辞学发凡》里有，像“偶”即“对偶格”，“繁复”即“复叠格”，其他讲的造句上的修辞手法，《修辞学发凡》里都没有，本书里还是要讲的。此外本书中谈的修辞，主要是文艺性的，与《修辞学发凡》的讲法不一致，就不再列举了。

史的分期

讲中国修辞学史就要谈到史的分期,本书只就中国修辞学史作极概括的分期,分为四期:①中国修辞学的开创期,指先秦两汉的修辞学,这期的特点是提出修辞学的概念,特出的成就是孔子的《春秋》笔法。②中国修辞学的成熟和发展期,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北宋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中所讲的修辞是中国修辞学成熟的标志,诗话的兴起是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标志。③中国修辞学成立和再发展期,包括南宋到元明清,特点是陈骙《文则》是中国修辞学成立的标志;再发展指新的评点之学,包括诗文评点和小说评点。④中国修辞学中西结合期,特点是吸取西洋的修辞学,成了中西修辞学的结合。第一期的特点在《春秋》笔法上,第三期特点在评点上,也是承钱先生指教的。

张志公先生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,在《汉语修辞》篇的专题中附有《中国修辞学简史》一文,是嘱我写的。这文稿为商务印书馆曹南应先生所见,曹先生约我写这本书。承她多次督促,又多承钱先生的殷殷指教,才写成这本书稿,谨在这里对以上各位表达深切的感谢之忱。由于水平所限,其中一定有谬误和不当处,务请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为感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----------	-----

中国修辞学的开创期

先秦	(3)
儒家的修辞说	(3)
孔子	(3)
《春秋》三传和《国语》	(8)
孟子	(15)
荀子	(17)
《易传》	(18)
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	(19)
墨家的修辞说	(24)
墨子	(24)
墨辨	(25)